

日本短篇

頑童（井伏鱒二）

少年收容所的第三號室中有六個頑童們在開着座談會。他們的議案是用怎樣的方法來把這難過的自習時間愉快地渡過。

——在他們的矮書桌上都是放着有一本修養訓的上卷，都是坦開着第五章第一節的。他們是裝作在熱心暗誦的樣子，盡力用低的聲音在議論着。即使頑惡的守衛就走來巡查，看見頑童們在耽讀着少年修養訓上卷的最富於教訓的地方，都會信以為真而且滿足的。第五章第一節中載着一幅插畫，是二宮金次郎措着柴在斷崖的險的山道上走着。在對面的一頁上用大號字印着，有格言樣的文句，旁邊有小號字的說明。大抵是說，在這地上有我們的食物和衣服無限地充滿着，貧困人當以不惜氣力的勞動去尋求。但是頑童們在去懷疑這些格言樣的主張之前，對於那愚昧的插畫已經在嘲笑了。二宮金次郎一面讀着小冊子一面在走，這樣險阻的山路要一剎走着，一面

讀書，豈不是絕對不可能的嗎？

因為有整理議場的必要，他們的議長選舉了出來。議長是兼代着速記和警衛的。因此，議長時時要向窗外瞭望。

「你不小聲，不慢慢地說，我要你的命！」

又時時這樣說着去喚起發言者的注意。他並把議員們的熱辯，擇其要點筆記了下來。

議員們趕自己的聲帶所能允許的程度低聲地說。他們又是萬分耐性地凝視着修養訓上卷的篇頁的。要用這樣小的聲音，這樣埋着頭來談出自己的慾望和反抗，那是很費氣力的。議長像煞有介事地告誡他們。

「你們不小聲，不慢慢地說，我要你們的命。喂，耶千毛呂，你有什麼好的方法？」

耶千毛呂答應道：

「開着會議來玩是沒趣的。我們應該要想一下怎樣來玩才行。在壁頭上鑿一個洞來窺看園子裏的樹木和圍牆，怎麼樣？」

但是這個提案立地遭了否決。那比由鐵格子窗望着外面的風景，自然是更有趣的遊戲，但目前不是晚上的自習時間嗎？不等月亮上來是什麼也看不見的。

議長在談話筆記的紙面上記下了『耶千毛呂的提案遭了否決。』他像煞很祕密地向耶千

毛呂耳語：

『不想幹吸菸的玩意兒嗎？我是很想幹一下，在未成年時吸一次香菸。』

『香菸？香菸我是吸得把舌頭都燒焦過的。側房上的莊太郎，他不是『蝙蝠牌』是不吸的啦。』然而坐在耶千毛呂的鄰席的頑童——巴清可發着輕蔑的微笑。

『大傻瓜！側房上的莊太郎是誰啦？』

『是說材木店的莊太郎啦。你這家伙少放屁啦。你吸過香菸，我就不相信。』

『香菸算啥啦，要吸隨時都可以吸。』

『真的啦，你吸給我看！』

『好，我吸給你看。』

他們的微語漸漸地大聲了起來，議長喚起了他們的注意。但是巴清可和耶千毛呂都是達到了興奮狀態的。巴清可已經舉起拳頭在耶千毛呂的面孔上加了一槌，又從矮桌上的筆插中抽了一枝鉛筆來，極靈敏地把那尖端插進了耶千毛呂的手背。耶千毛呂的手儘案着修養訓上卷的篇頁，從手背上有血流了出來，血從插畫中的二宮金次郎的鼻尖流到斷崖下，在書頁上拖了一條血痕。

議長從加害者手中把鉛筆奪了，同時抓着加害者巴清可，以嚴肅的口調說：

「沒忙！你們這些家伙在我目前就要內訌嗎？喂，巴清可，你該裝着讀書的樣子。耶千毛呂，你在笑啥？」

耶千毛呂看見二宮金次郎流着了鼻血，他不覺地發了笑。別的頑童們說是二宮金次郎讀小冊子用功過了度，或是中了暑氣，隨意加着些解釋都不免失笑起來。議長把巴清可噙着，又把耶千毛呂噙着，說是滿有意義的座談會被他們糟踏了。

耶千毛呂把受了傷的手背朝下，把流出來的血潮抖在了插畫上面。因此那負薪的孝子像便

成了在血的驟雨中走來的姿勢。落在紙上的血滴以表面張力自行團結了起來。

第三號室的頑童們就在熄燈後也沒有睡的意思。簡直是興奮着的。巴清可穿着了兩條短褲，一條是同輩的一人送給他做離別的紀念的。耶千毛呂把鋏鐵做成的小刀送給了要逃走的他的仇敵以爲餞禮。

巴清可可是在今晚上一點鐘逃走的。他是要如今日在座談會上聲明過的一樣，非在耶千毛呂面前吸一次香菸不可。由今晚的一點鐘起往後一禮拜之內如能實行，巴清可的名譽便算沒有問題。在一禮拜以後是不行的。就在夜間一點鐘過了五秒都是不行。假如他在一禮拜內不能夠偷進第三號室來，他只須來到窗下把一根「金蝙蝠」的香菸吸完也就可以。又假使他對於僚友們還有點感情，他應該把剩下的「金蝙蝠」送給今天的座談會的議長。議長在一年之後便不再是未成年者了。

巴清可向頑童們發了誓。

「我一定要到窗下來把『蝙蝠』吸給你看。如須得把窗子打壞，我也可以跳進這間房裏來。你們有啥喜歡的東西，說出來啦，我什麼都替你們買來。」

他是充滿着勇氣和自信的。他的打扮和他的性格也相趁，短褲是穿着兩條。帶子上插着鑷鐵的小刀。被害者耶千毛呂用墨汁來塗傷口，要塗成像四五天前的舊傷一樣。把凝結了的血塗成黑色，就像是成熟到了剝去都不會痛的那樣的結痂。塗成這樣，監督先生就看見也是不生問題的血所污染了的插圖，也用墨汁來塗那血痕，把一滴血雨要塗成黑色，很是費事。耶千毛呂在熄燈前一氣不息地塗黑了二十六點的雨滴。其它的雨滴用鑷鐵小刀來削去了。從二宮金次郎的鼻子流下的鼻血，依頑童們的忠告，改成了由眉間流下的黑的血潮。頑童們以為如沒有這樣的孝子二宮金次郎，修養訓上卷這樣的書在世間上是不會有的，平常他們就是這樣相信着。故爾二宮金次郎的眉間有黑血流下來的樣子，是適合於頑童們的嗜好的。他們沒張揚地把口大張着，最癡頑地笑了。

巴清可竄進了壁櫥裏去，隔得三十分鐘又竄了出來。他對頑童們說：「準備已經停當了，」大約巴清可是費了三十分鐘的工夫把壁櫥的地障板剝開了的。

頑童們說，不能爲僚友三呼萬歲是很難過意的。他們的僚友目前不是就要有壯烈的首途嗎？他們只能夠爲巴清可進些有益的助言。——你啦，要被人捉着也是說不定的，在沒被捉着之前你跑到窗下來啦。你被捉着了的，消息如不傳來，我們是一直祈禱着你的平安的。然而萬一逃脫掉了，你不回到窗下來，那層你定曉得厲害啦！

頑童們六個人形成了圓陣，大家把手挽起來，爲行將首途的僚友合唱離歌。那歌是螢火之光。最低聲的耳語的演奏。他們把眼睛閉着，把頭向左右搖着，調好調子，把下巴伸出去合唱起來。這歌本來像是緩調，主賓的巴清可爲這耳語的演奏所感動了，還想要唱得更加慢些。你看他的頭的搖法和頤的伸法便可以明瞭的。

頑童們並不是把這神聖的螢火之光全部都記憶得的，但他們的演奏圓滿地進行着了。恰好好處的是他們幾乎是以類似嘆息的聲音低吟淺唱。這比吹着口笛，和廉價拍賣的廣告音樂隊合拍的，怕要更容易一些。

演奏告了終，巴清可把自己的手腕由僚友們的手腕中解放了出來，對着他們低語：

「謝謝。祝你們幸福地過活。」

他竄進壁櫥裏去了，頑童們以挽着手的姿勢轟然不動。

「好家伙！叫我們幸福地過活着啦。真是信口開河啦。」

有一位頑童這樣說着自己的意見，其它的頑童們互相闖闖肩膀，或伸伸舌頭。他們從窗上窺出去，看見逃走者把手揣在懷中，從園子中橫走過去，用着一隻手爬上了牆。他騎在牆上向着第三號室就像軍人一樣行了舉手禮，立刻跳下牆那邊去了。第三號室的頑童們從窗上把手伸出去作了送行的手勢。

第二天清早，第三號室的頑童們由走來巡查的守衛領着送到監督先生那兒去。他們是只有在這樣的時候才能有威有勢地跑進監督室的。他們以跑步闖進監督室，他們的代表故意大聲地叫出：

「不得了！巴清可不見了。眼睛醒來的時候，看見巴清可的床上是空的。沒想出那家伙會懂奇

門道。」

監督先生把清早的牛奶連着瓶子在喝，由口中有牛奶汁冒了出來，以狠狠的腔調叫着：

「巴清可逃走了？巴清可是第三號室的第二名啦。他拿着什麼兇器沒有？」

「怕有的啦。」

監督跑進了電話室。由電話室中有兇漢巴清可挾着犀銳的武器逃走了的報告的聲息。頑童們面面相覷地傾聽着電話室中的誇大的報告。

監督和守衛們搜查了第三號室的壁櫥和地陣，脫走者的影子是沒有的，費了幾點鐘調查的結果，知道了巴清可是由地陣板下鑿破了炊事室的地陣，由那兒的窗口逃走了的。監督呈着高興的面孔，說萬事都來不及了。守衛們覺察到了對於這一回的事件的他們的責任。

第三號室的頑童們依着高矮的順序排列了起來，受了守衛們的訊問。監督先生一面旁觀着，一面把訊問的內容記錄在報告書上。高長的一位守衛說：

「我揣想兇漢是在今早起床的直前逃走了的。起床前三十分鐘監督和我們從第一號室至

第五號室通是巡查過的。那時候的第三號室的巴清可，本名堀本清一郎的，還在床上熟睡着。我們是的確確看見過的。喂，第四名！我們巡查的時候你不是曉得的嗎？」

第四名的那位頑童答道：「我是睡熟着的。」

守衛擗了第四名的耳光。第四名由那過激的打擊踉蹌了，他又回復了立正的姿勢，望着監督的臉色，看是怎樣回答的好。頑童的眼中已經包含着眼淚，他那鼓着的面孔，隱隱地顯着反抗的意志。監督裝着沒看見地說：

「照實說就好啦。我們在巡查的時候你是知道的罷？我們是忠於職守的。我們每兩點鐘是要巡查一次的。」

第四名把鼓着的面孔更加鼓起來，以絕望的大聲回答着：

「監督和守衛是每兩點鐘巡查一次的。巴清可逃走的時候，就在三十分鐘前，都是很多的人來巡查了一回。我清早醒得早，大家來巡查我是看見了的。」

這加了修飾的陳述使監督和守衛們滿足了。監督趕快在報告書上筆記了下來。

那天晚上在夜深的時候，頑童們又看見巴清可騎在牆頭上。月光照着了牆頭的人物。第三號室中的他們輪流着起床來，到窗下等待着巴清可來吸『金蝙蝠』。他們都沒預料到脫走者有這樣的神速便跑了來。

頑童們滿當心地把身子躲閃着窺覷着窗外——那是對於逃犯的禮儀——看周圍有沒有人走來。接着又向着牆上的冒險家招手。把手從窗上伸到手頸，不斷地招着。

但是牆上的人對着第三號室窗，做出了意義不明的暗號，把身上在身上弓着了。要從馳騁着的馬背上跳下來時的騎士，每每是要取着那種姿勢的。頑童們以為怕是巴清可把『金蝙蝠』忘記了買來。然而從園裏的樹陰處有兩個漢子——是守衛——跑出來了。同時牆上的人利用着準備好了的姿勢，一翻身跳下牆那邊去了。兩名守衛跑去爬着牆，要想追趕那逃亡者。但是他們用靴子把牆板蹬了好幾次，把帽子弄掉了，好容易又才翻過了牆那邊去。

頑童們看着園中的帽子嘲笑。留下一個人在窗邊上做線子，大家各自去睡了。做着線子的頑

童，雖然看到僚友們都睡熟了，他都沒有辦到由興奮狀態中脫出。

『你們通睡了嗎？那家伙穿着新的霜降色的洋服啦。右腳吊在牆的這一邊，那家伙的靴子頭上亮晶晶地放着光啦。那種東西，你們怕也想要罷？那家伙說過，喜歡要的東西通買來啦。說有喜歡的東西便說罷，什麼都要買來的啦……』

頑童們誰也沒有回應。做線子的那位頑童把面孔抵在窗限上，側目看着窗外。

——守衛像還沒有回來。巴清可那裏會捉得着牆脚下守衛的帽子依然仰翻着，盛着了一掬的月光。園中的鞦韆索呈着銀色。明天休息的時候，我要去打鞦韆。繩子斷了，假如受了傷，那可以有一禮拜的休息，不做那討厭的工作。這樣的地方我自己也是應該逃走出去的。世間上再景氣得一點，我的春情也大動起來的時候，我要巧妙地逃它一下的。我倒不大高興穿洋服，倒想在這左腕上刺出一個桃子的文身。其次是要把烏打帽戴到眉根上走走看……

……在牆上和剛才同樣的巴清可又騎着了。做線子的頑童靠着窗邊，已經是有點想睡的時候，突然又徹底地驚喜了起來，竟忘記了去弄醒那些睡熟着的僚友們。他把兩手伸出窗外去，招着

牆頭上的舊友。舊友十分留意地把園中的樹木和陰暗處注視了一會，又做出了理鬚子的神情，指着滾在園地上的帽子。意義大約是問守衛回沒回來。

做線子的頑童了解了這個手勢的問法，他立上了窗限，也做着理鬚子的樣子，又指着遠方的空中。意義是說守衛追趕着你，跑到遠處去了。牆上的人跳下了牆來。在草地上大踏步地走着，走到了第三號室的窗下來。做線子的頑童心臟起着劇烈的鼓動，親靄而熱心地凝視着舊友的面孔。舊友似乎剃了面孔，鬚髮剃得細長地，面孔上發散着理髮店的特別的香水的香。

做線子的頑童以幾乎要哭的聲音低語着：「你來得真好啦！」

窗外的舊友不慣熟地把「金蝙蝠」挾在指間，把周圍看了一下低聲地說：「大家怎樣了？投進了思過室嗎？」

「通睡了啦，留我在做線子。」

「把沒睡熟的人弄起來一下啦。」

做線子的頑童去扯了熟睡着的僚友們的耳朵。僚友們通像沒睡的人一樣，一翻身起來潛到

了窗邊。窗上與窗下有簡潔的低語交換着。

「來得真好！你，簡直是衣錦榮歸啦！」

「把菸吸給你們看啦，我剛才吸了一枝，弄得滿發暈。」

「不必一定要吸啦。做一做吸的樣子也就好了。弄得你難過，我們真是對不住啦。」

「沒講那樣的話啦，並不是一男一女在窗口上偷情。喂，耶千毛呂，我吸香菸給你看。」

耶千毛呂過分的感動，顫聲地低語着：

「喂，巴清！那一枝香菸至少我希望不要弄得你的口苦……」

耶千毛呂爲湧上來的眼淚所阻礙着，把下截的話說不出來了。

巴清可把香菸接燃了，在口裏吸了一吸。

「很苦啦，很苦啦！」

他吐了一包口水，又吸起來。頑童們呈着謹嚴的樣子駢列在窗際，凝視着窗下的吸菸家的姿

態和動作。

冰結的跳舞場（中河與一）

凡是視線可到之處，一望都是爲白雪的嚴妝所包裹着。大地，人家，草木，都一樣地在那寒冷的裝飾之下戰顫。

北國的澄明的月夜——在這寒冷之中，在只有一處和外景全無關係的極其豪華的跳舞室中，有等待着來客的燈光煌煌地亮着。

遠處響着的鈴聲漸次挨近了，俄而從櫺中有被高貴的毛皮裹着的人吐着白色的氣息下來。紅胖的男爵，嫵雅的愛人伴侶，年老而諧睦的夫婦——已經有好幾次的櫺車到了——耽溺於漁色生活的貴婦人，小心翼翼的老處女，把身體料理得如彈丸一樣的青年，被傭雇的舞姬……

然而這個集合本來是由兩三個富豪所企圖出的超等的淫樂之創舉。

賓客每到一次，招待都跑出去恭敬地接着客人們的帽子，手杖，外套。門在吸進來客時把豪華

的室中的一部分現了一下，每次都很有威勢地立刻掩閉了。室中有香水和菸草的香味迷離着。

「哦哦，很有些有趣的人。」

「不行啦，這樣沉悶着。」

「那位婦人是誰呢？」

「唉。」

一位混血兒神氣十足地把單眼鏡掛在眼上，向一位像白孔雀一樣舉動着的婦人方面注意。低音合奏開始了。跳舞的對手先用卡片定下了。

不一會有輕快的馳騁調高朗地從中央的奏樂箱中奏起。人人的心竅都忽爾生動了起來。坐着的人立起來了，立着的人走起來了，吸着菸的人把菸埋在了灰中。

腳踵在輝煌的大廳地板上梭滑。腳爪和腳尖互相寒暄。未熟的舞姬，裙子把男子的褲腳纏着，兩人都幾乎弄倒。

手從腋下窺出陷進了對手的筋肉之中。燦爛的白色的肩與肩像要相摩觸了的一樣又巧妙